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周元濬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七

性道

謙賦 以滿招損謙受益為韻

唐 闕名

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

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飈矧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蓂莢以旋消是故君子覩之以為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閉養智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況乎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

耻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為裒少者用謙為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託跡

謙受益賦 以君子立身謙德之柄為韻

唐 吳連叔

執勞謙者可以為天下君習撝謙者可以為天下勳在易也有自牧之義於書也有受益之文行已立身而道

自著御人率衆而德有云在上則騰茂實居下則播令聞亦足以化乎四表而行乎三軍若乃天地之義鬼神之理或禍其滿盈或福其廉恥故執羔鴈而行者得之而益貴秉耒耜之列者得之而易使在臣下之尚然况繼天而爲子是以敷之而化行執之而教立被車書之所至需雨露之所及故能邇無不洽遠無不賔豈不以言出乎口行發乎身求之於已加之於人者也夫心者難備物者難兼故先王所以戒慎徃哲所以崇讓不然

者宣子何以稱賢太伯何以爲德書三讓之策文作千古之程式其執謙也必在乎合宜其在卑也亦存乎隨時過之者俯而就矣不至者跂而及之無貽誚於爽牀之義無見刺於相鼠之詩惟木分從繩則正惟后分從諫則聖雖不富於其鄰而有助於爲政理於身也合仁義之五常理於國也則文武之二柄宜播美於筆端傳謙德之雅詠

謙受益賦 以君子立身謙德之柄爲韻

唐 孟翺

求百行之規矩考三才於典墳歎撝謙之上德出雅誥之明文天得之而配地臣得之而輔君昭明茂緒啓迪洪勳匪招益而日益不求聞而自聞謙之伊何慎爾攸止益之伊何介爾繁祉謙持益兮為輔為車益賴謙兮成綱成紀在寵思辱居終慮始昧之者所謂儉人行之者是稱君子其在炎漢英髦盛集京房辭榮疏廣撝挹挂衣冠以長往辭闕廷而不入棄人間而遠遊顧君恩而尚及斯謙德之尤著軼羣賢而獨立降及南山綺季

谷口子真逃居避寵遠害全身既逍遥以齊物獨放曠以懷仁斯受益之為用在有聞而足珍固知將欲求益莫如好謙覽孫弘之為箴滿而恐撲觀周廟之作誡其難更添若露才而揚已寧韜光而自潛勿為天盈髙其道正直勿為神無形恒處幽黙既惡盈而惡滿斯好謙而好德同形影之相隨在毫釐而靡忒既警既戒念兹在兹慮日月之逝矣當寤寐而求之凡曰儒行如何勿思于嗟謙兮惟道之性能執一以無舍在神明而輔正

惟觀鉛素希易象之一謙仰望銓衡歌周官之八柄

天道益謙賦　宋　范仲淹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濟乜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為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

芳於以見其物理於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剥而來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無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終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興而無斁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集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言如江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覩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盈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

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遁大哉覆受無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為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君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賴無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蒙以養正賦

宋　范仲淹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棄智斯為

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生信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

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韞玉而外質蚌含珠而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為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藴道德而不衒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修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亦子焉知適有修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

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復其見天地之心賦

宋 王禹偁

動者天地之用其震也勃焉靜者天地之本其復也寂然故二儀之心乃見七日之義斯玄自可要終而原始何必俯地而仰天豈不以復卦之義雷入於地既反本以無朕亦見心而有自躁君不撓遂明萬化之源剝道方終未覩一陽之至其或鼓萬物蕩六幽上健行而弗息下剛克而勿休蒙育艮止以時作雷動風行而不收

此乾坤之功也心無得而可求及其化功成物理格高明之體無用沉潛之形莫索凝然若混沌之未鑿寂兮如庖犧之未畫此乾坤之本焉心有來而可賾得不窮動靜之旨審語默之端其心斯在其妙可覩聖人見之則政尚簡教尚寛棄智而化萬姓垂衣而總百官故帝堯之道文思安安非復之義者諒至此而攸難君子見之則反諸身視諸掌既絶慮於嗜欲乃游神於罔象故孔子所謂其道蕩蕩非復之至者亦舍此而奚徃是知

運行者天地之時寂靜者天地之基心亦在其中也物莫得而見之坐忘遺照之人扵兹得矣至日閉關之義何莫由斯我后端冕凝旒窮神知變希夷之理斯極清淨之風克扇大哉天地之心明明而可見

損先難而後易賦 以損德之修先難後易爲韻 宋 陳襄

損有至理聖能極觀謂修身而謹行必後易而先難始克己以圖仁敢忘劬焠終致躬而無患以訖多盤聖人贊易扵神周身以智因憂患而發乎慮著損益必明其

義故乃取山澤之二體寓人時之深吉謂進德修業當克己以艱難則心逸日休斯措身於樂易誠以惴惴夕惕乾乾日修内懲忿以窒慾外損剛而益柔義既無悔福斯來求當兹遠害之初已事遄往及爾有孚之吉俾躬處休且夫難莫難於初慎莫慎乎損況經綸乎德業修思乎誠悃無忘克責之意斯乃安樂之本雖二簋之可用享志乃先勞洎十朋之弗克違事非往蹇兹所謂艱乃無咎損之有時事君庇民吾不以為德屈身降志

吾不以為卑雖一時之勞止終百祿以康之所以菲食
卑宮夏禹享聖功之茂跋胡疐尾周公成王業之基葢
先聖居憂虞之時明止說之則物視其化民懷其德必
先損益以修己然後安樂而享國亦猶否旣傾而後喜
乃勵危心謙以勞而有終亦為矜式若然則圖其終者
在慎其始逸於後者必勞於先茍不刻意以慮患謹身
而圖全又安得永有終譽祐之自天昔也利艱雖甚涉
川之患俄而引逸斯為致福之筌況一卦之始終六時

之先後著聖王克損之德戒君子操修之厚故曰終於逸樂者始於憂勤吉又何咎

蹇賦有序　　明　何景明

兄子士之上大梁也予戒之曰至則求大梁李子書及還李子乃書所著鈍賦焉曰何子其和予篇夫鈍者委時之弗利無如之何欲以藏用而自完葢獲予志焉讀其辭傷懷慷慨悲之遂抽其緒餘因別為蹇賦繼之書付士使並藏觀覽焉賦曰

悲世塗之迫阨兮互險坦而多歧蹇予步之躑躅兮屢前却以狐疑衆趫踔而便捷兮又車輶而馬習羌量力而退守吾拙兮固將遜彼之超軼物有堅而不化兮性有蠢而難移循故躅而弗舍兮衆覩其躧蹝而笑之予豈無騏驥之王駟兮意猶豫而不敢進臨修路而邅迴兮恐叢棘之未盡昔予膏車而北騖兮顧九折而返御豈吾志之未遐兮蓋懼夫途遠而日暮世周迎而徑造兮高健羨而卑德謂康莊為迂兮謂蹊為直予豈不知

儇捷之逢合兮與奔競之先至爰却走以求完兮固宜
盤桓而弗利閔疾行之冒險兮孰貪進而靡害彼彭韓
豈不皆王兮卒因執而葅醢木以材而菑及兮馬以力
而取敗予羡夫二疏之覽止兮齊縣輿而税駕彼非不
知炎炎者之為榮兮固恐阽危而逢禍重曰世淆雜而
溷糅兮棄騏驥而不騁蘭芷芎藭不植於路兮蒿艾蔽
而成林予縱有龍駒與紫燕兮孰能執策為余先容吕
尚棘津之屠叟兮文王載之車後甯戚賤牧兮桓公乃

勃馬舉於牛口彼二子之鞠戚兮故世人之所訾徵古人之軌迹兮聊淵潛勵吾初志孅趨曲趦兮匡士所惡旋辟中墨兮又羣情之所妒予亦知圜行而方閤兮勉弗能改此度也驥伏櫪而奮身兮願一顧而求試服罷驢與羸駟兮又驥之所恥退斂策而改輻兮修矩矱以自飭驅騏驥與狐狸並逐兮信不如其巧速寧參罷服羸全以自終兮豈能與韓盧逐毚而鬬行步之工拙

履霜堅氷至賦 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韻

唐 王起

霜之履兮白商應冰之堅兮玄律分其履也結之寒露其堅也矗若長雲當萬物始挫之時降於青女及六尺凝寒之日可薦明君信履微而知著宜布象於前聞乃若歲如何其夜亦秋止稜稜稍結兢兢未履漸皚皚於葛屨之下將皎皎於玉壺之裏雖嚴凝作氣必納於輿人而愴悽動容先感於君子此謂履霜之始暨夫變化無朕堅剛有期律移緹幕之候辰當黑帝之司由是璀璨無積清明自持則豐山古鐘不舂容而明矣鄴臺舊

井可皎潔而藏之此所謂堅氷之時也霜之飛兮至微氷之潔兮自保所以通變其德所以馴致其道畜峨峨之色且寒於長河既䨑䨑之光寧留於勁草凝冷兮漸滋積素兮斯暾始落金波之上有助其明終藏陰室之中不欺於闇氷因乎厚地霜本乎高天何質變而增勵何節窮而更妍亦由洪因纖起高以下先投一跡而千里路極覆一簣而九仞功宣則求已者知霜氷之言理有漸周身者知霜氷之防於未然固宜研精屑屑覃思

乾乾豈翫蒹葭蒼蒼之色鑿山谷沖沖之堅哉士有錯綜文房琢磨儒術以修詞為履霜也不同於豺祭之辰以干禄為堅氷也不同於狐聽之日願察言而觀行儻循名而責實況乃良收煌煌近天子光引凝陰之義為勸學之方則因卑致崇匪一朝一夕為大於細在日就月將然後知作者之微旨嘉言孔彰

履薄氷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氷上為韻　　唐 皇甫湜

氷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焉投足可為寒心彼

墊溺之攸慮在恐懼而誠深慎同數馬之人然非萬石誠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水始凝氷未壯之六尺之為厚非七月之所尚螽斯之股兮猶且不同齊人之紈兮曾無以況雖鞠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之危無殊坐積薪之上股栗兮在玆魂驚於所之怵惕求前豈人心之難測趦趄有畏類狐性之多疑每縮縮而若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將臨泉兮是擬丈夫不處斯畏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徐子忘

其故步尚書越其素履行自失於仳仳爲無施於几几視之豈無履而若虛非北陸積堅之始是東風初解之餘水蟲偏而纖鱗必露秋蟬比而輕翼不如當履道未成其難汔濟縱善行無跡不可躊躇兢慎圖其不敗震懾謂其將壞步揺揺爾式彰君子之行身飄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如何克己若此履氷與習坎而相類符執玉而可懲故疊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忘足履之適自近廉隅庶幾心腑之中無貽悔吝得過隕易危之吉靡濡首

失容之舋行之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慎

履薄冰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為韻

唐 闕名

氷之薄兮消釋可期人之履兮憂患是持將秉心於處險諒投足而增疑故君子假輕重之喻為安危之資跬步未移顧見吉凶生矣躊躇欲泮行觀左右流之是以義比垂裳戒同狎水乍兢兢而股戰時刻刻而屢起步難免於褰裳憂有甚於濡履則知吉凶繫乎物動靜由乎已不敢不蹐雖厚地而莫安時止時行固輕氷之可

以故知我者見我戰戰兢兢不知我者謂我視川若陵既無咎於素履尚可期於積氷或北陸初結或東風始興覩之也知其脆易破涉之也恐其任不勝由是屏氣而行虛心而進在陽敢思乎不治通陰庶懷乎克慎身若重於千鈞氷疑消於一瞬憂心輾轉危步虛徐空色不分每疑於滅趾氷容無響或遠於曳裾將釋兮畏明君之煥若其行也懼大易之屯如然則觀薄氷之為象知立身之所尚類將墜於焦原之前如待然於積薪之

上始玲瓏而若盡復皎皛而可望就其淺玉石無以隱其輝臨其深魚龍不能掩其狀大矣哉其薄斯在其虞則深將以戒乾乾於終日持惕惕之小心當見晛而或躍懼霜霰之未任故曰古之機言令之攸戒儻所行而不惑俾處薄而勿壞

觀瀾賦　　元　傅與礪

淵乎深哉道洋洋不可極兮萬化泯泯其同流浩吾涉夫聖之涯兮蹇欲濟乎中洲朝濯髮於江漢兮夕余將

浴於沂泗覩逝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澎湃瀇潏以若傾兮終紆徐迤邐而趨平空漠漠杳其下垂兮雲繽繽曖而上征長風迴薄剨以合沓兮陽景翕霍淼以滉瀁靈焱焱其交馳兮氣憑憑與相盪窮余目不知其遠兮下孰究夫丈尋緊進流之有漸兮盡稽夫源之深心與境其適遭兮冥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廿蕩澆風其瀾倒紛雨集之溝澮兮朝盈而夕枯使河海可蠡而測兮豈云異夫潢汙亦惟涓涓之始兮積之以浩

浩既混混其不息兮淵淵焉以深造彼鼃坐以井觀兮
固難與語夫津涯昧者又不察兮競好誕而喜夸漭迷
源而濫入兮愕望洋以增歎儻遂返其初兮羗徒求乎
汗漫嘻先哲豈其然兮亮有本者如兹惟古訓斯昭昭
兮歸求之有餘師淨以澄心兮浩然以養氣沉浸乎禮
樂兮涵之以仁義大中以正其源兮至和發而靈波一
勺不見其少兮瀰六合而非多尚麗澤之是資兮旁流
之務塞謙以持其盈兮滿焉而不溢成章其自達兮派

有萬而必東邇之潤吾身兮遠將及乎無窮亂曰大化沄沄湍以駛兮乗流斯行坎即止兮原有源泉更晝夜而不舍兮匪道伊合亦何取於是乎

夫子之牆賦　元　汪克寛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至聖之攸居梗楠連雲而蓊鬱檜柏參天而扶疎蹕亭嵯峨而倚空杳壇鰲嶷而荒蕪列横序之層構峙鉅殿之中巋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

人喟然而歎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牆其在兹乎吾子衣蹁躚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摹寫今古行式淵騫言稱求路盍為我抽思逞辭餙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縁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燿亟援筆而為賦先生曰嘻夫子之牆豈令之所謂牆哉粤自二龍繞空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會元氣之晶英纘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代之文明夫是以霞泰宇以為欄立人極而為柱存至誠而為基凝至

道以為土文章為之華飾德業為之培累貫一理以為楨崇萬善而為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鍤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墻鞏固之迹博厚配地乃斯墻延袤之數盎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得而聞又非有薨薨之形俾人得而覩子輿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無方衛贛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蹶然而笑曰

繄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强蔽於垣墉岌岌乎城堞之扞禦使升高而無階謾顥顥而延竚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亶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儻其中之狹隘外畀薄以奚疑苟處下而睎高曾何異乎斥鷃笑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躔眺清曠闢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睇宮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疏拜冢俱之遺像覽碑碣之籀文聆絲竹之絕響爰從容而

詠歸挹清風之蕭爽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為韻　唐　白居易

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含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修辭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

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以維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

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慧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不寶金玉賦 以君子立身無利財賄為韻

唐　蔣防

聖哲之人含道德以自貴遠瓌奇而不珍被褐所懷上

恃慈儉以為主作礪於用下推忠信以為臣俾得各歸
於其璞庶將靡失於其真異彼滿堂且由乎知足殊夫
潤屋焉藉以發身慮知損而買害比行妨而賤賄寧因
衆口以鑠自絕匹夫之罪當今與土同價誰重一籝念
其將石俱焚奚誇陸海塞淫奢之路彰廉潔之徒諒縱
橫而抵鵲豈鎔範以為符抑好貨之心自家刑國秉不
貪之志雖有若無顧毀櫝兮則那念稱穴之可恥獻而
辭也足愧彼宋人欲乃攖之誡書乎列子還兹磧礫之

内宜彼巖巒之隈類亞父之碎斗鄙昭王之築臺虛而盈將以禮義為器藏諸用何須府庫之財靡近取於藍田詎遠求於林邑𨚫玲瓏兮塵翳守清淨兮氷立或黄或白得之而必捐如錫如圭踐之而不拾空韞石以自晦孰披沙而强分若受欺於田父嗤月賞於商君執固窮以去奢視同累塊喻至富於來學輕如浮雲於是國尚親仁民從棄利戒多藏於百貨思寡欲於萬類所攻惟善寧採之於荆山所揀惟賢任雨之於秦地

以不貪為寶賦 以不驚他貨士之意哉為韻

唐 黃滔

以玉為寶兮寶之常名以不貪為寶兮寶其可驚彼空矜其純粹此特稟其清貞潔已虛中既處一言而落落飛聲擅價終傾衆寶以鏗鏗宋人獲希代之珍子罕當連城之贄且曰伊我之寶非君莫遺提攜而日月耀手跪拜而丘山屬意殊不知飲冰礪節如冰之色何煩匪石推心剖石之姿足棄如此則別號瓊瑰得之非荆山者哉獨為奇美種之乃情田而已莫不埽埃垢於嗜欲

擴規模於廉恥器之於國雕鎪皆讓劍之流利之於人貿鬻悉投錢之士豨是煥爛羣目鏘洋一時自叶至珍之比永辭凡口之嗤豈可輕重貴賤誣議磷緇衒實矜華爾則以琬琰當也輝令映古我則以惇素稱之卒使民知返樸之風俗靡攖金之過豈惟清白以足謂固亦溫良而大播所以不潤屋而潤身蓋非貨而曰貨則知以非貨而為寶者少以所貨而為寶者多少則與珪璋而合美多則與瓦礫而同科故其滌以蕪穢加諸琢磨

採於已而不採於彼貴於我而不貴於他縱饒秦氏當時曾欺趙地爭奈楚君昔日載刖荆和宋人於是辭慚而慙顔赧而走斯言既得以佩服吾寶乃分其妍醜誰能持確論柬貞姿問貪夫之信不

課虛責有賦 以理派空至方明得門為韻

唐 黄滔

虛者無形以設有者觸類而呈奚課彼以責此使從幽而入明寂慮澄神世外之筌蹄既歷毫華布藻人間之景象旋盈昔者陸機賦乎文旨推含毫佇思之道得散

樸成形之理雖羣言互發則歸於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鎖在渺茫之始是宜囊括玄牝箕張混元暗造無為之域潛臻不死之根致彼音塵莫隱於秋毫纖芥令其影響俄通於萬戶千門然後房作波瀾騰為氣色無論於遠近高下罔計於飛沉動植如鏗至樂非所聞而遽聞若摘玄珠非所得而遽得則知文本於道道不可量杳韜存而韞亡道散於文文不可當乃飛鋅而耀鋋取之者取之愈遠偶之者偶之不常故其越兔影邁焉

光向無聲無臭之間闡開品彙於出鬼入神之際定作
圓方乃使巧拙應機虧金任器考其始而始則無覿驗
其終而終則有自物居恍惚牢籠而俟以真歸精罨杳
冥搜索而期乎實至所謂擺揚恬澹剖判虚空冀其神
貺逮彼幽通豈惟率爾邈然散著於山川草木風飛泉
湧爭飄於鳥獸昆蟲夫如是則洞啓幽玄曾無險隘流
音既自於扣寂成象還同於畫卦固知文苑之菁華亦
沖和之一派

知白守黑賦 以為後之則跡無顛墜為韻

唐　黃滔

白之能知須守黑於所為黑之能守則知白而無咎聖人所以立言於彼垂訓於後將令學者得韜光用晦之機不使來人有衒實矜華之醜是宜採厥理扣其辭豈非白也吐耀含輝稟西金而成姿或玄黃而可得或蒼赤而可期知之者必能洞徹萬物昭彰一時故為禍患之所之黑也光沉影匿漫北水而成色既視之而不見亦曉之而莫得守之者必能混合羣象冥蒙衆惑故為

安寧之所則縣是任懷霜而懷雪不在明言縱如璧以
如珪終須默識如此則準繩萬國龜鏡八區俾其擅清
名者若昧抱明智者如愚有於不有無於不無亦猶玉
之貫虹以韞石而為妙珠之象月以蚌胎而為殊論於
物而物且能爾驗於人而人焉忽乎是以釣璜於西渭
之濱扣角向南山之夕須知刖足以招禍莫若漆身而
遁跡君不見斗牛烏兎垂大明而或隔陰霾麟鳳龜龍
作嘉瑞而常居藪澤則知以白藏黑兮道無不全以白

離黒兮理其不然若乃包乎皎皎當外處乎綿綿故懷希代之珍者被褐負不羈之才者草玄然後弘彰典式克免危顛夫如是則垂戒無垠推誠觸類靡令受采之質或爽處蒙之意吾徒也勉之哉佩帶斯言而勿墜

曲直不相入賦 以題中曲直二字為韻

唐 黄滔

曲也者厥理維何直也者其辭可屬一則見回邪之所自一則非平正而不欲故聖人立此格言為乎懿躅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令自畀而自畀靡為參觸至如

木也或表從繩之直或疊來巢之曲雖則含烟帶雨共呈蒼翠於巖間而聳本盤根各禀規模於山足勿言同地而錯雜固乃殊途而瞻矚所以方能中矩俟良匠之所知勁不為輪信奇材而可録莫不分彼邪正顉於時俗且木之理兮猶不差忒人之道兮切在忠直直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已而已有異施於人而人是測縣是屈原在楚餔其糟而不為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可得顧惟忠讜之受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

相入也理茍如是俗奚以惑小人曲媚或乘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仗英明而輔國令我后恢睿哲以御乾澄聖心而立極惡似鉤而任物樂如絃而比德惟曲是斥彰萬乘之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詠歌敢不佩之於取則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以良匠之誨人以規矩為韻　宋　歐陽修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

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於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黙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輈動皆有法梲為鞠而斷為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璧以異宜制度可誨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於聖人因從繩而取喻彰治材而有倫

學在其中辨鎜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矣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斵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喻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斵為工剞劂斯主玩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宋 范仲淹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無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徃有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溼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

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逺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鹹作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晩施之無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徳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辨盛徳之美九鼎洽大烹之惠分而為二曲直相入以諴難會之有元胡越同心而自契象則逺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别終同功而靡

踈從政者寬猛相須體茲至矣為道者恬智交養觀此行諸是故躁以靜為君有以無為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進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也

贊善賦

吳 楊 泉

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徳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歴千載而見知身既没

而名存厥後戚兮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裔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之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韋弦賦以君子佩之用規性情為韻

唐　闕名

趙魏君子跡著明文有韋弦之淑慎在躁靜以區分於以誠德在我於以表正事君稟剛以宣其志守柔以播其勲動靜有恒得樞機於要道佩服無斁合規矩於典

墳昔董安于事趙簡子虛心固節收目反視由一國之具瞻在四德之為美誠孜孜於不怠諒勤勤於所履觀其弦之勁姿可以勵其攸止式標其道於焉克己所謂惕禍以垂休故以善終而令始且其天道何常順之無悔察是非之倚伏節行藏於進退守而取則在剛柔以為箴動必可觀比玉劒之為佩鄰令乃曰躁用乖於正性故安卑以從時靜既恭於五德故不暴以為師命韋帶之閑緩體君子之舒遲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

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壎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於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而不競懿夫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名

佩韋賦 有序　　唐 柳宗元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葢有激也恒懼過
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寖
遁初而枉神雕太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眞𥇍徃躅
而周章兮憯倚伏其無垠世旣奪予之太和兮眷授予
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從臾而不揚猶悉力而究
陳兮獲貞則於典章嫉時以奮節兮閔已以抑志登嵩
丘而垂目兮瞰中區之彊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

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於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攀往烈之洪休曰沉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躓踣兮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藺竦顏以誚秦兮入降虜猶臣僕吉優游而布和兮殘雀蒲以屏慝劇拔刃於霸侯兮退

翺翺而畏服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兹之盛德克明
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最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帥
而蒙辜羽慢心以盩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雲嶽嶽而專
強兮果默志而乖圖咸觸屏以拒訓兮肆隕越而就陵
治訏諫於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苟縱直而不羈兮乃
變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輈而失迹遵大路
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
壞節家攜讒而溫美兮觴子公而喪哲義師仁而惡狠

兮遂潰騰而滅裂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桑弘和而却武兮漢宗覆而國舉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强兮必喪必亡韜義於中服和於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兹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於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行不由徑賦

以處心行道有如此焉為韻

唐 浩虛舟

澹臺滅明幽棲武城感樸直之風散惡姦邪之徑生茍正其身寧偏僻而是履不以其道故斯須而不行想乎塵滿荆扉草迷荒野追遊不慎其經歷咫尺固難於出處鍾山石上杖藜之意殊非蔣氏庭中攜手之期頓阻牢落幽居交從日疎顧履危之若是將茍且其焉如訪野徑以閑遊恐穿松竹出衡門而獨步不違園廬喜夫礪志草茅規行畎畝避幽隱以不到視崎嶇而何有蕪

城獨賞寧遊舊井之間山館時歸肯逐樵人之後至若草樹沉沉幽芳阻尋絡野之茅陰自合緣溪之苔色空深以遨以遊見徇公滅私之志一動一息有去邪崇正之心是以蕭索鄉閭虛閑襟抱優游多轍之窮巷來往疎槐之古道花間絕跡念蹊樹之徒芳原上無人惜皋蘭之暗老且遵道如砥持心若絃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負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既而披蔓草之荒涼見遊人之邐迤方檢身於

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枉冀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為孰能如是

弋不射宿賦 以君子仁及飛鳥為韻

唐 王起

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為繳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為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皎月纔分斂翮爭萃來巢有羣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

不聞豈不知翦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為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平之君四鏃既藏六鈞遂弨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弘五豝之仁為小蒲且希伎自貫於青雲硩蔟設官爰射乎妖鳥豈以窺城上之烏棲殞月中之鶬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且以順行而蒐寧恨於風毛雨血當夕而殞奚思於不鳴不飛諒身翦而知懼實羽族之有依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

矍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物既全諸真藝亦藏諸身則知率是道也在博施於仁

富貴如浮雲賦 以不義而得有如浮雲為韻

唐 鄭磻隱

義重所守雲輕不居茍崇高而非據等飄薄之無餘比赫赫之榮不因於道德似悠悠之質且寄於空虛推在天之所自諒於我其焉如昔宣父以飲水為娛枕肱方息原憲在左顏生侍側感落落以抱影見英英之改色

明徵暇室之誠窮彼吉凶遥憐出岫之容齊乎失得且曰得之不處生也若浮放於利而安仰止於天而不留將以輕列爵動諸侯雖南國佳人漫學如蟬之鬢西園危檻空齊似蜃之樓察彼載浮異茲長守髙冠始加而已失雅歌式遵而非久象往來之車蓋圓影難追映躞蹀之馬蹄嘉名何有誠以善惡不昧卷舒有時由得之而濫矣果飄然兮已而暴則不居異郁郁紛紛之狀求而非道同朝朝暮暮之姿然則觸石而起者如苟得之

易從風而滅者非能散之義顧炎炎之色鼎食皆虛仰片片之多烟空如寄倏忽時變悠揚日曛垂一言於百代揖萬國之孤雲月榭風臺空復散其蕭索藻扃黼帳皆不駐於氤氳可以定聖哲之窮達審是非於得否山川之氣俄失高明之象速朽至乎哉如雲之喻傳於二三子之口

駟不及舌賦 以是故先聖予欲無言為韻

唐 陳忠師

甚哉言之出口也電激風趨過乎馳驅捍三寸以發越

應千里於須臾逝不可追空勞於駟馬行而無蹤豈繫於九衢故君子念彼尤悔本乎虛無苟出話之不復將起羞而是虞且舌之鼓也有時而馳鶩類扣虛之莫獲同捕影之難遇蕭蕭之響徒繫於下風逐逐之音已渡於中路信樞機之爰發隨小大而作故儻善守於輔車何遽煩乎騏騄遲速相懸奔走徒然言出於身所謂往而不反馬竭其力猶歎瞻之在前雖欲適遠邇課後先如流之巧以失若滅之態何宣嗟夫以駸駸之足追言

言之速豈能之而不欲盍室喋喋之喧喻駿駿之奔在誡之而不言肇自微渺倏爾騰翻疾既甚於過隙患必防於屬垣斯事也罔念則狂克念則聖惧片言之既往知逸足之難競自然有蹻之造勿謂載翕其居此不矜於彀矣彼何患於班如不然者其出彌遠其來愈疎是以慕宿諾於季路悔聽言於宰予至哉詩惡翩翩書懲靡靡方憑響於無際豈絕塵之可弭易象又著夫寡辭禮經亦防其苟訾未若古人之深誡饘於是兮鬻於是

駟不及舌賦 以樞機一發榮辱之本為韻

唐　陳仲卿

言如流兮惟舌是出咎將至兮徒駟之疾既力竭而罔逮則厲階而非一孰云不進諒金鑠以難追尚謂莫捫茍星奔而愈失由是知所大者吾將誡之雖欲加於鞭策誠有謬於毫釐不且息焉想喋喋而自遠非敢後也因駸駸而罔追爾其逝矣將興班如忽越彼懸蹄之莫馳伊利口之斯發猶在耳而旋失須臾若過隙而終煩滅沒澹澹如棹俄出有而入無薄薄陟遐想勞筋而苦

節豈獨嚚然未殄儵爾既徂徵其如篤之捷防其不密之樞如沸如騰訝已成於枝葉靡瞻靡顧信空騁於道途原夫貴以寡尤取之不辱慮一出而匪賤故再驅而足是知聽之則咎鼓之或非靡不忘於可復固必在於是勗苟如簧之靡定是見痒躬若捕影之無由寧勞蹀知機雖齊景之則多爰思滅迹儻張儀之尚在詎可塞違至哉立彼教言先乎根本弘影響之靡誠懼衆多之招損蒴騰未蹀倂迹日而自勦反覆雖柔見如電之將

遠是知孔甘者辱若訥者榮期自虞於速禍故必遣於

遄征君子所以存勸誡立度程雖奔走而致遠吾知夫

莫疾於聲

駟不及舌賦　宋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

行有殭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

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

避盍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今

三復白圭賦 以立身慎言思是用則為韻

唐 張仲素

賢哉南容詠白圭於雅什奉明義以為誡徵莠辭於口給諒同符於素履將辨志而貞立玷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言出於躬縱駟馬之不及是知詩之為喻言以昭信想研精於奧旨知底滯於遺韻詠歎彰其不足反覆明乎克慎身之是省況開卷而念茲心苟無瑕異獻璞之徃吝允矣君子宜其念之懲諸嘉玉觀爾靈龜尚鮮華之彩慕特達之詞知在涅而不昧同居暗以無欺重

明哲以作則故沉吟於四時既切磋以求友將造次而解頤得之自中殊學者之四失復而無斁類夫子之繹思是謨是訓是傚是則諒修巳以為物可自家而刑國既引之以改過復重之以比德香芸自雜於卷舒青蠅寧間乎白黒彼以圭為瑞此以誠為珍茍因文而假物非貴玉而賤珉然則懐璧者恥慢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容而失身夫其列於雅頌備法語之為用垂於後昆庶厥道之長存汗簡之文可考絶編之義再敦且非守

句之末學有異斷章而賦言豈不以賢智之心慎樞機之所啓瑾瑜之質懼毫髮以成痕懿夫志士仁人明不自是執一善以無失故三復而樂只若或志於斯行秉善價而誰毀

知四十九年非賦 以賢者勗身知非昔歲為韻　唐　陸肱

往事多違令來覺非嗟忽度於時景懼將萌於禍機新年當艾服之初方能知過往歲比靈蓍之數未省防微試問何人云蘧伯玉以道為喻因言自勗追向者以何

及悟平生之不足處身而每在廉謹立志而常齊寵辱故乃追往日想當年似有失禮疑于不賢懼愧於三千之内仍思於五十之前雖云時不再來悔無及也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想其悒悒自傷兢兢若厲悲急景以隙過歎芳時而川逝將以防彼終身警夫後世馳心於見善之末託意於思賢之際星霜不駐俄符大衍之壽容貌初移忽及始衰之歲况復日月逾邁春秋載新懼有乖於君子恐時同於小人前違而欲改安得後患

而將遷有因百行維修宛見日新其德三緘乍啟可明言出於身自是一悔幽微全忘矯假方同知過之士亡與惡強之者朝來暮往故無得而踰焉亂世危邦則可卷而懷也窮其過兮嗟嗟莫追考其數兮七七惟寄豈因利而有改雖委骨而無移與買臣官達之期未然而覺契孔氏命窮之日既至而知由是三省為人勞謙自責駟馬將追而莫逐中心欲悔而何益永示千載非惟半百故余當弱冠之年已知非於曩昔

事君賦

宋　王　回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矣中心而自贊兮非有道曷明其所為葢圖國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為貴若貨私之不敢愛兮奉君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塞報兮奈何猶憾於天俾我圖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衆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舍張有司而賦政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而瘝厥官兮雖有食而誰

暇彙以進夫賢能兮釐巖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
曁四方之守侯咸顯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時休君無
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弼唐兮拔岳
牧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皋陶而謨九德摯虺夾
以相湯兮美遂良而舉直元公作周衡兮向勤訓於三
宅其誠薦於天地兮況我民之訓格君臣享其淑問兮
詒萬世之敉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
大以成功兮但挾霸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

於陽春迷咫步以他之兮固治亂之所分臧仲之蔽展禽兮坐掛譏於竊位公孫託擯於仲舒兮衆交詆其疾忌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功而速累曾莫望於貨之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構厦兮操斧墨而自能梗楠老於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感先儒之話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君可思賦　　宋楊億

夫民生在世兮事之攸同子之能仕兮父教之忠念委

質而勿貳兮本陳力以自公雖代耕而後祿兮曷期侈
以圖豐亦懷材而待試兮將乘時而奮庸夫何直諒不
回孤堅寡偶貫歲寒而勿改兮濯江漢而無垢中履潔
以好修兮外葆光而虛受筮仕逢時奏技承平濯鱗禁
沼拊翼丹楹堯文載郁禹律維精荷紫囊而舐筆兮從
單于之勒兵霜飈刮骨流塵滿纓自此研精藻翰局影
天扃毫殘鷄管香消鶴綾繽彤屋漬心懸閣鈐刻乃郢
坊酒醇武都泥紫版急鵲頭書詳馬尾石屋紬書鴻都

約史權攗闕遺發明統紀竊企跡於前修庶同風於古始慮罔越思身亦勤止宣漢德於無窮納舜韶於羨美志本勿矜言乎有憑非施勞而伐善豈揚已而害能每喔吻而躑躅屢撫心而屛營激談泉而載涸鼓思風而弗興慼外邪而遘癘殆五日之沉冥悵官事之孰了汩勞府而靡寧豈望夫連城之報豈受乎畫餠之名芜民生之樸忠希在昔之遐蹤思不出位罔貪天功慕臺駘之業官肯有二事念犂彌之辭賞愈激厥衷庶克終於

雅尚聊有裨於素風奈何廸心昌熾錦言萋菲蠅鼃薨薨以交亂犬狺狺而迎吠賢登朝而共嫉女入門而各媚作緝緝以翩翩競翕翕而訿訿結合隱邪締造疑似俾朕師之震驚恣星箕之華哆弃大度之不校專巧言而縱毀胡能傷君德之巍巍徒以動賢心之惴惴然後飾衛鶴之華軒銜黔驢之短技竊名器以宴居絶上下之愧畏俟貫惡之既盈將幽神而共棄若夫睟穆東房奚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愼乃憲而

惟康延登體貌義問覃詳伊逢心之受惠憐橘性之有常置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犯四禁而多恕綴千編而不遑丁寧一札在宥三章戔丹塗而乃眷宴華林而釂觴動羣倫之聳羨罄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況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戀愁鬢譭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强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明畝思君羈心櫱苦別緒緜棼岷江一壓幸天鑯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

雲感騷人之遺韻聊抒意於斯文

責難賦

宋 王回

臣卑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贄以伏朝兮南面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虔含厥美以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獨傳葢曰善之為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禀兮覺初微而漸頎儻一失其本原兮外物來而橫逆況宅摯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

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禄又豊師保阿衡受教兮箴諫謹於羣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耻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吾謂倨驁志行則爵禄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相堯亍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為

虞說冢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
揚文武之永圖名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
孔孟之遊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
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十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逢
君欲以就利兮幾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為不及兮聊順
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已而循迹嗚呼君名
貶於雜霸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
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迂衡知正已而

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旣柔遠而能邇兮尚惜其學畧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儆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宋 王回

俶天民之秉彞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舍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違禮而寢於大夫之簀感童子之闗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

春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詒話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葢日德之為物兮在已而不在他焉其形輶於鴻毛兮其力重於泰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毆而復遷孝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任臣兮敕欽職而有間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雎鳩而誰圈莫穠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

之交兮競切磋而成信其餘凡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纔謚為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厚斂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悠同牀之干政兮妹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咈母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況巧言與佞色兮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為効歷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

方循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所言兮聊矢賦而彌

劬

御定歴代賦彙卷六十七